

聆听西关

■肖江

12



游记

责任编辑：马俊杰
2023年12月12日 星期二
杨箫瑟



听山，听水，听风雨。
听花，听木，听城池。
山河永在，城池易逝。但听一座城，能晓千年事。
一座原本不能发声的固态城廓，可以听到声音？
可以！我从未像此时，如此坚信我的感觉。
此刻，我就站在房陵西关街的青石板上，任天高地阔，我自凝神静心，倾听那“绣口一吐，便是半个盛唐”的千年古城……

四面八方，青山对出。房县县城就坐落在这高山盆地数里之内。这里有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的诗经遗风；这里有房陵王李显流放房州时传下来的唐宫御酿；这里还有始于大唐、盛于明清的西关老街。人文丰富，历史辉煌。我在鄂西北的车城，不止一次地遥想，千里房陵曾经的辉煌。

早在2020年秋，我去神农架时路过了西关。那时它还未完全建成，匆匆一瞥，便留在心上，时时在念。

如今，恰逢秋天，重访西关，得以梦圆。雾隐远山，如梦似幻。房陵在眼前，西关印象也逸透入眼。

头一天虽两逛西关，但上午人多，来去匆匆；晚上夜深晦暗，不及细观。未能深入，便不敢妄言对其印象。生怕肤浅了，惹来非议。

或许在内心深处，不愿负了与这千年古镇的邂逅。若有幸在时空隧道和古往圣贤相逢，来一场古今对话，岂不更妙？于是早早醒来，独自一人，就着晨光，闲游西关故道。

西关广场，鹿鸣呦呦。亭台楼阁，星罗棋布。万千人物，万千景象，蜂拥而至。在最北端远眺西关，感受这是一场视听盛宴。

这是在原有西关街上打造的西关印象。营造者的本意大概是以旧修旧。不过，很是可惜，有的地方做旧不够彻底，有现代雕琢的痕迹，拂了心中的念想。倒是那些隐在背后的老屋，似乎更有说服力。一櫺一条，一砖一瓦，透露出年代的久远，更显张力。

于是，我不再行走正街。这些置于明面上的建筑，不是我真正渴望深入了解的西关元素。

一条小径，人迹罕至。青石板有些年头了，上面的条纹虽被磨得平滑，却呈现出浓郁的时代气息。石缝里的青苔，与人工打造绝没有关系。三百年风吹，三百年日晒，三百年雨雪浸润，它们似乎在等待，等它的倾世恋人。这些千锤万凿，这些风吹日晒，只有她懂它的付出。我倾耳，似乎听见了倾世恋人的千年一叹。那么这所有的等待，便是矢志不渝的忠贞爱恋……

八月桂花的香气，辨识度太高。也许是这个季节抢它风头的花儿太少，又或许它的香气太过浓郁。晨风有些清冷，不过这却是我最喜欢的温度。穿过古城的秋风里，除了桂香，还是桂香。有人不喜欢这馥香，说它太过浓郁，可我却不那么认为。因为浓郁，不至于沉迷。循着这香气，我看到了屋角的那株老桂。亭亭华盖，一树金黄。无数蜜蜂振翅，扰了原本的清修。我猜不透这株老桂的年龄。隔着墙，

我看见了它藏在深处的老态龙钟。但这密布的花朵，蜂拥的蜜蜂，在为它代言，昭示它的不甘平庸：我何曾老去，我正年轻……

薄雾袭来，似轻纱，遮住了古镇沧桑的容颜。朦胧最是惹人怜。又一阵风来，卷走了蒙面的雾霭。穿越古朴的街道，信步所至，高大的门楼有几许庄严。土城门下，川陕锁钥。锁住了多少山川秀水，锁住了多少商旅过客，锁住了多少王公大臣，又锁住了多少历史烟尘。浩浩渺渺，纷至沓来。茶马盐贩穿过石板的“嘚嘚”之音，王公大臣悲悲切切的乡音。来了，去了。近了，远了。锁住了，但又从未锁住……

老舍茶馆。百戏楼。黄孝子祠。浮光掠影，走马观花。这些现代人打造的仿古之物，除了打卡取景，对我而言，并无太大的吸引力。

这条有着千年生命的西关老街，历史的沧桑厚重应不止眼前的浅陋，我暗自揣度。这条古镇真的如我所愿。一转身，那些风花雪月，俱在身后。眼前紧挨新楼的一处古屋，不，确切地说，它是破墙，就那样孤寂地伫立在萧萧秋风里。它看不见厚重，只有颓废与沧桑。它与周围的光鲜亮丽格格不入。但就这么一瞥，它就入了我的眼，藏入我的心。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残垣断壁，正和我互相打量。我似乎看见了它曾经的荣光，它也似乎懂得了我询问的目光。一瞬间，它毫无保留地铺开在我面前，向我无声地低诉，叙说唐宋元明清的悠悠岁月。掩映在青青林木里的灰墙黛瓦，俨然传来了“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”“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苹”。一声声，叩击我心房……

曾经有多风光，现今就有多寂寥。这个重金打造的明清遗风的房陵西关印象，不见遗少，当然更无从得见遗老。那些表象的繁华，太容易遗忘。在此刻，在此地，内心涌现出一丝丝异样，它正在无限放大。绝大多数人的观点，旧不如新。在我看来，此时此刻此地的西关街上，有那么一丝丝新不如旧的感观。

或许有人说我矫揉造作，但从眼前来看，处于古地，不由自主地，总会睹物思古。那些旧的街道，破的墙壁，碎的砖瓦，无一不透露着历史的沧桑与悲凉。但它们远去了，在秋风里只剩残影。它在无声地挣扎。它在愤怒地咆哮。继而，它又陷入了无边的沉寂，默默淌泪。我把耳朵紧紧地贴上这面破墙。它有话对我说。我抚摸着它，好像听见了什么。但又好像，什么也不曾听见……

千年前的西关何种景象，我不得而知。但现在的西关印象，在房陵大地上靓丽无双。它数千年的诗经、忠孝文化内核，以及现今大气磅礴的外在建筑，互相交融，正在此产生新一轮的影响。无需展望未来，那是我们所不能顾及的范畴。时光最是无情。千年之后，悠悠西关何在？千里房陵何在？或许改头换面，用另一种方式续存。它们存在。它们远去。一城繁华，一城烟雨，这是历史进程的必然。

大地寂寥承悲欢，草木无言诉兴衰。用心谛听，必会听到一曲波澜壮阔、雄厚浑重的大型历史交响乐，在怦然回响。

大巴山在鄂西北的寒地掉头东行，在幽静的汉江上游停了下来，于冉冉浅浅的苍茫深处一瞥即拔，成就了武当通天擎举之势。

明月照古今，从大唐贞观“皇上有旨”到永乐大帝“奉天承运”，六百年间皇权与神权和光同尘，缔造出武当宏伟神秘的建筑遗迹。

六百多年的不懈开拓，踏平坎坷成神道，深刻出条条通仙的天路。座座宫观庵堂绵亘于仙道沿途，灿若星辰列张于武当不同的立面与层面，或卓然如立，或深嵌如钻，或翼然绝出，或辗转匿伏，闪烁出掩饰不住的光芒。

老白公路经武当脚下西折，直抵“治世玄岳”牌坊山门，牌坊四柱垂拱而立，坊楼层层逐级外展，显赫宣告这是“仙、凡之界”，门里门外，竖截出两个不同的天上人间。

继续向北，山岭宛若绵柔锦缎，缓铺如展，玉虚宫慈静盘坐，神骨俱清，格局似故宫紫禁城的“复刻”，又似与天柱峰紫禁城呼应。宫墙内，金水桥纤腰缓回，盘盘焉；桥下一衣带水，溶溶焉，把皇城禁地衬托得格外威严。

神道是向往高远的。断层崖地貌让武当山周身布满皱纹，又若浮雕镶嵌于绝壁，太子坡上的五云楼以“一柱十二梁”的奇绝构想，依山就势于绝壁悬崖之上，诠释出“立木顶千斤”的东方智慧。

距乌鸦岭约十里，有穴窈然，深洞千仞落，南岩宫巧妙与其嵌合，飞阁一巢悬，有“仙宫悬石壁，道室插云巅”的画境之妙，又有与五台山悬空寺南北同构呼应之绝。

展旗峰恣纵的风，如历史哲人的巨手，轻轻揭开紫霄宫神秘的面纱，将宫观栖隐的万古奇观，凭山借势的旷世格局，统一于武当偌大的山系中。

穿三座天门，立于山巅，苍天下、大地上的天柱峰苍茫睥睨四望阔，金殿昂首其上，七十二峰一眼收，望尽滚滚红尘，看尽亘古沧桑。

这宫观不息、英豪流转之地，多少帝王借山发愿，多少文人登临吟咏，更有洪翼圣《武当道中杂咏》：“五里一庵十里宫，丹墙翠瓦望玲珑。楼台隐映金银气，林岫回环画镜中。门裂双岩容马度，天开一径许人通。当年丹灶传犹在，羽翮何由矗碧空。”石破天惊，鱼龙出听。

建筑是武当丰厚内涵最为精彩的几页，隐约于武当崇山峻岭之间，如散雪飞珠顺势而安，或幽如山歌悦耳成韵，自然胜概与人文胜迹的交相辉映，让武当建筑产生了非凡的艺术效果，凝结了皇家天下大观的风范，让我们百读不厌，愈读弥新。

依山筑观千千重

■何朝波